



中共

龙虎榜

见
证
实
录

主编 / 王太岳 周继强

西藏人民出版社



红色聚焦

中共
畅销书

龙虎榜

ZHONGGONGLONGHUBANG

ISBN 7-223-01359-1



9 787223 013598 >

ISBN 7-223-01359-1/K · 140

定价：4980.00 元（全十六册）



见证实录卷



见证实录卷

(二)

西藏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经过五次战役,打了很大的胜仗。到1951年6月,我们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已经歼灭敌军23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美帝侵略者不得不停下来谈判。1951年7月10日,在战线西部我方一侧的重要城市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历时两年零17天。从此,朝鲜战场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互相交织,边打边谈,断断续续,经过了漫长曲折的过程。

交战双方为什么一下子就能开始谈判呢?这还得从头说起。志愿军入朝后,打了第一次战役,这一下就把敌人打慌了。敌人发动侵略战争时,并未估计到中国会出兵。直到第一次战役打响后,它才相信:噢,中国是出了兵!本来其先头部队已经到鸭绿江边了,但它挨了打,向后退了一下,退到清川江一线。因为中国出的兵力很小,因此美国还继续组织灭亡朝鲜的侵略,这就是第二次战役的开始。敌人继续进攻,志愿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边打边退,让敌人骄傲,让它犯错误,利用它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让它大胆往前进攻。等它攻到德川——我们预定的反击线上,就来一个反攻,一下子把敌人退路切断了。然后,我们分割包围,抓住一股就消灭一股,逼得它仓皇失措,一直逃回到“三八线”。这时正值联合国开大会,他们耍了个花招,提出朝鲜问题应“和平”解决,实际上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它怕我们继续向“三八线”进攻,它守不住。同时,它决定在联合国组织一个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来处理双方停战问题,这很明显是一个花招。第一,它是不得已,不真诚的。第二,它想用联合国来操纵(本来应该是交战双方直接谈判)。第三,从主张上看,它是先停战后谈判。我们识破了它的阴谋,一方面揭穿它,一方面积极准备继续举行战役,这就是第三次战役。怎么揭穿它呢?除了报纸之外,我们派出了由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到联合国去,利用联合国讲坛来揭穿它的阴谋,宣传我们正确、合理的主张。同时,让志愿军加紧准备第三次战役。经过第三次战役,一下子又把敌人从“三八线”打到“三七线”。进到“三七线”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汉城被我们收复了,这是很重要的。经过这次较量,敌人知道要阴谋不行了,于是继续进行军事准备。他们想引诱我们南下,实际上要把我们引到洛东江一带,他们好来一个第二次登陆。中朝双方的领导和彭总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所以到了“三七线”后马上停止了战役追击。第四次战役是敌人主动进攻,我们是被动的。这时候我们已经背上汉城这个包袱,收复汉城对敌人来说是个很大震动,对国际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朝鲜人民又非常高兴,能收复这么大一个城市确实不简单。但是,现在敌人又进攻了,我们连续进行了三个战役还没得到兵源的补充,新生力量没上来,可汉城又不能过早地放弃,因为收复这个城市后政治影响那么大,那么鼓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解方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朝鲜开城谈判朝中方面代表。谈判的一些重要发言稿都由党中央和金日成批准。谈判三大问题:分界线、停战保障、战俘交换。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军人家属可以向政府要求赔偿。他们不得不谈判。战俘问题谈得最长,最艰难,我们坚持全部遣返,对方坚持“自愿”遣返。“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的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图为志愿军战士在房檐下露宿。

舞人心,你要轻易放弃它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收复汉城之后参谋要出战报发表这个战果,彭总就说:哎,你们要控制一下呵,可不要过度地宣传这个胜利。按现在我们的判断,敌人不会轻易地就这样罢手了,不可能。另外,从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说,已经连续打了三个战役,敌人再来进攻,我们只能防守,迟早还得放弃汉城。彭总是有预见的。敌人果然来了,怎么办呢?一方面要抵抗,不能过早放弃汉城,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地做工作。彭总亲自发电报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要国内在舆论上做一点准备,我们不得已时要放弃汉城,现在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死守汉城。如果不作舆论上的准备,一旦放弃汉城就会处于被动地位。另外中朝两国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开完之后,彭总亲自回国向党中央汇报朝鲜战争情况,顺便看看二线部队改换苏联装备究竟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装备完毕,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朝鲜,以便确定下一个战役在什么时候打。他回国后,给党中央提供了情况,使得党中央做出了更正确的判断。第四次战役打的时间相当长,从政治上讲,汉城那边要顶的硬一点,付出代价也要打。我们限定了时间,要守多少天,守到哪条线才能往回退。另外还有一个季节的原因,我们过汉江的时候是封冻的,越打天气越暖和了,如果后面一解冻,部队撤都撤不回来。所以这一条也限制你到时候非退不行,要不就成了“背水之战”。因此到了汉江要解冻了,我们就放弃了汉城。这时,国内援朝准备加紧了,新生的部队陆续开进了朝鲜,这就转入第五次战役。第五次战役比第一、二、三次战役规模大多了。这次战役是我们进攻敌人,虽未取得预想的那么大的战果,但是意义是很大的。

经过第一、二、三、四、五次战役,使敌人认识到一个问题:中国是决心

把朝鲜战争进行下去的,即使付出重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点敌人开始时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们想用武装力量来灭亡朝鲜是办不到的。在这样一个军事形势下,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美国一个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交战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问



题。他一提出这个建议,当时的“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做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他提议立刻进行谈判,地点是在丹麦船上。同时也讲到:交战持续一天,双方都会有损失,我们宁愿提早会晤,提早谈判。这看出他们有一种迫切的心情。这样咱们就从容不迫了,马立克提出建议,李奇微首先响应了。我们通过金日成、彭德怀作出答复,说可以谈判,时间在7月10回到15日期间,地点在双方接触线上的开城。他们也同意在开城,而且说他们的代表团将乘自己的车到开城来,同时在车上带个大的“臂章”——大白旗。二者态度对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谈判时机到来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在战场上的胜利,没有武装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不可能同我们谈判的。

对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选择、布置、警戒等等,我们事先都做了准备。由于我们控制的地区还在开城以东几十里,因此我们特别抽调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原三五九旅,以后是四十七军的一个师负责警戒。会场设置在朝鲜一个大地主的庄园里。他们每天来,一部分从公路来,其代表坐直升飞机来。他们每次来都跟我们先联络好,我们放他们过来。他们有一定的识别记号,原来的那种骄气,一下子受到我们的约束和控制,他们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你要谈判,不遵守这些不行。就这样,7月10日开始了正式谈判。

双方由敌对的情况转入面对面的谈判,许多细节问题都要考虑到。首先碰到的问题还不是谈的程序,而是见面的程序。双方代表谈判前都先派出联络官,联络官可以谈得具体一点,如双方代表团来经过什么路线,所坐汽车停在什么地方,直升飞机降落的地点,来了后在什么地方休息等等都由联络官们具体商谈。因为双方联络官都接触过了,到时候就分别由联络官介绍双方代表,我们称为“朝中人民军队代表团”,他们叫“联合国军代表团”。我们这个代表团参加停战谈判还是头一次。一坐下,他们就抱上来一面联合国旗,这一下将了我们的军,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于是我们马上回去准备。打什么旗子?当然得打朝鲜旗子,开城那地方准备得还是挺快的,上午告诉他们,下午就抱来一面大旗,这个旗比他们的高得多,这下我们坐在那里就很安然了,而他们就有说不出来的味道。谈判时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也是不能叫他们轻视的。

发言的时候,我方均由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发言,发言稿都是我们准备的,一些重要发言稿须报我党中央和金日成批准。每次谈判前我们都对敌人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回答,怎样提出我们的主张,原来准备的发言稿要修改什么,中央回电是批准还是



志愿军战士利用
战斗空隙帮助朝
鲜人民春耕

不批准，有什么新的指示等等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这是很细致、周密的工作，出一点漏洞都会被敌人利用。一切安排妥当后，会谈开始。谈哪几个问题呢？他们有他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主张，但是他们提出了三点共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分界线问题。第二个是停战问题，停战

要有保证，停战由谁来监督，规定哪些限制等等，也就是保障停战的稳定，不增加新的力量。第三个是战俘问题，停战就应该交换双方战俘。他们提出这三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因为在议事日程上这几个题目都是要讨论的。但是具体的还有很多争论。我们提出加上第四点，就是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也就是政治解决朝鲜问题。我们算外国军队，撤出。但是你们美国军队也要撤出。然而也就为了议程是四个问题还是三个问题就争论了十几天。为什么谈判进行了两年零 17 天？仅为这事就争了十几天，我们主张四个，他们主张三个，最后他们不得不同意谈四个问题，但他们不明显提出来叫撤退外国军从，而叫做政治解决朝鲜问题。遗憾的是这一条到现在也未实现。1954 年开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亲自去，美国代表是杜勒斯，想在日内瓦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结果没有解决，到现在还是问题。

在讨论分界线问题、即在什么线上停下来时，美国一下子就提出来一个方案，并划出图来，要把分界线划到平壤、元山以北。事实上双方部队都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他要划在平壤、元山以北，那咱们还得撤退几百里，这怎么行！他们一拿出这方案，我们志愿军几个代表脸部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了！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次作战，你们只有一军——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陆、海、空军，海军把朝鲜全部海面都控制了，空军把朝鲜全部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要得到补偿。实际上是要朝鲜部队从停战线撤退，给他 12000 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要通过谈判得到，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在战场上拿不到的，在谈判中也休想拿到。志愿军出兵的时候，叫“爱护朝鲜一山、

一水、一草、一木”呵!12000平方公里怎么能够给它?我们马上就把他们顶回去了,我们的理由是:你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上得到是妄想。我们只有一军就把你们打到这般情景,我们要是三军作战你们早就完了。这一点他们是无法驳倒的。

对于谈判,其它方面怎样配合?带指导性的材料,主要是彭总的电报。彭总于1951年7月1日18时发给毛泽东一份电报,题目为“对目前和谈的意见”。他准备2日晚上到金日成那里去,去前先提出一些意见给毛主席,其中有一项,要作两手准备,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和谈,一个是战场,一个是会场,二者要相互配合。他是这样讲的: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我能掌握和平旗帜,这不仅对朝鲜人民而且对中国人民均有利。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双方均过得去,如美国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8月反击,在反击前,采取放他前进数十里,使军事上政治上与我更有利些,再争取一个两个或三个军事上较大胜利,将影响联合国在朝鲜和战问题上可能的分裂,美军战斗意志必然地迅速降低。这段讲的很短,但比较全面,就是要战场和会场配合,战争和和谈两手并用。并讲到要掌握和平旗帜,主张以“三八线”作为分界线,因为双方都停在“三八线”上,这个建议是合理的。另外还有个电报,是彭总于1951年7月16日10时发给李克农、邓华、我并报毛泽东、金日成的。第一项就讲,送来的两天会议记录和信均收到,我方坚持基本原则问题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是取得对方士兵和坚持和平的人民普遍同情和拥护的,是可以打击美英军战斗意志的,是可以教育人民、孤立美帝、分化其所谓联合国军阵营的,如此作法可能使美帝国主义完全陷于被动。如果没有和平攻势(和谈)的政治斗争,只有单纯的军事斗争,想要迅速孤立美国,迅速结束朝鲜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早日结束朝鲜战争于朝中两国人民是有利的。有理有节有利,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曲折过程,可能还需要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二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管在谈判中有多少困难,坚持和蔼的、说理的态度,使破裂责任归之对方。这几点都是政治性很强的。第二项又讲军事方针仍应积极做持久战准备,在朝鲜境内没有实现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前,决不应有丝毫松懈和动摇,此精神已向全军传达贯彻。战略战役公路在修筑,野战仓库在修建,供应情况在改善,战术训练在进行。高干会是否一定要开,待你们(邓、洪、解)回来后再定。第三项讲到,敌前线袭扰仍如过去一样,特别是12日到14日,飞机更猖獗,似与体会有联系,拟于数日后开展一次和平的政治攻势,配合你们进行和谈,释放少数俘虏,以军为单位

在火线上开5分钟停战会议等办法,去影响敌军的士兵,准备夜航机散发英文、朝文的传单。这是在停战谈判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两个电报。这两个电报都是带方针性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战场与会场,这两个方面相互配合,交替使用。

关于分界线问题,他们要12000平方公里,我们坚决反对。这时候会场上的斗争和战场上是如何表现的呢?会场上,首先敌人找茬儿,除了提出无理主张,什么所谓海空军优势论等等外,他们就找茬闹事。中午他们不能回去,就坐汽车在会场区转。当时规定会场区是不能有武装部队进去的,警卫部队也不能带武装进去。但恰好碰上咱们换防的部队错走进去,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照起相来,在会场上提出我们违反协议,没有诚意,戴上大帽子,要求我们回答,在没回答前协会。于是谈判开始后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休会了。这个问题我们向中央报告了,中央指示不要在这些问题上

跟他们纠缠。我们是违反协议了,错走进去,承认这点之后会谈又恢复了。但他们还是采取这个办法——不提新方案,而我们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外交谈判就是这样子,哪一方面中止了就被动,你反对得有反对的理由,你赞成得有赞成的态度。这个“球”要踢回去,不能放在咱们这边。



志愿军后勤人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封锁,翻山越岭把弹药、粮食送上前线。

他们的无理主张坚持一天,我们就驳斥一天,重申我们的合理主张。最后,他们采取耍赖的态度,我们提出主张后,他们不回答,象没听见似的,于是会场停顿下来,一停就两三个钟头。双方谈判,两三个钟头没说话,可是这个没说话的是他们,我们讲完他们不回答,现在“球”在他们那里。最后他们只好提出,现在没有进展,休会。

因为这个“球”在他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在报纸上写文章,揭露它,孤立它,会场内外配合,逼得李奇微不得不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他提这个主张怎么怎么合理,共军方面怎么怎么样。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坚持,最后他讲出这种话: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可以理的,只好让飞机、大炮、机关枪到

战场上去辩论。同时他采取很多挑衅手段,破坏谈判,要谈判停下来,他们好在战场上动手。挑衅之一是把我们的一个排长打死了。因为我们的一个警卫部队每天在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地方警卫、搜索,他们就让伪军在路上设埋伏,把我们警卫部队的姚庆祥排长打死了。我们抓住了这个证据,寸步不让,抗议他们没有谈判的诚意,破坏谈判。挑衅之二是,当时规定会场区和对方代表团经过的公路飞机不能侵犯,结果不但美国的飞机来,而且趁那天电影散场汽车开大灯,人打着电筒,飞机就下来扫射。这完全是一种挑衅和破坏协议的行为。我们提出抗议,在他们没有答复的时候不能谈判。这样就中断了 62 天。他们不是说战场上见吗,不是机关枪、大炮去辩论吗,结果他就来了个夏季攻势,接着又来了一个秋季攻势。夏季攻势是在西线打的,主要打的是志愿军。但在西线他们没占什么便宜,四十七军守天德山守得很好,邱少云烈士就是在这个时候牺牲的。这边打志愿军不行,接着他又来一个秋季攻势,主要打朝鲜人民军。人民军守了一个 851 高地,守得很顽强。敌人往那里冲的时候死了很多人,所以它管那个地方叫伤心岭,一提那个地方就伤心。当时美国三军联席会议的参谋长讽刺李奇微:按照你这样的进攻速度,要打到鸭



医务工作者在敌机轰炸和猛烈炮火下,抢救伤员,将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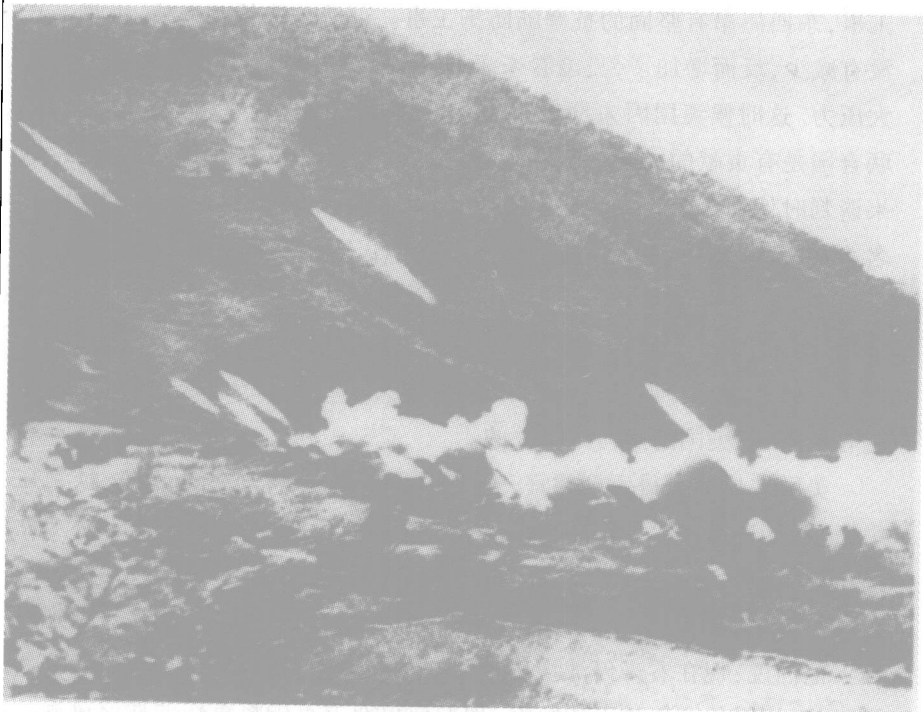
绿江也得 20 年。我们说你 20 年也打不到。结果在战场上辩论也不行,还得谈判。美国自己内部也有压力,他们是死不起人的,机关枪、飞机、大炮都可以受些损失,消耗大也不要紧,可是人他死不起。美国最怕的就是死人,死了人军人家属可以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得给人家赔偿的。所以各方面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恢复谈判。要恢复谈判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先派飞机违反协议,这回不打代表团驻地了,而是在板门店扫射一个农民的牛车,这一扫射我们就抗议了。他说好,双方联络官会晤。原来双方都没有接触了,中断了,这下用违犯协议的办法来把钩挂上。我们后来开玩笑: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也很灵活哩! 他们建议双方联络官恢复会晤,这当然好嘛,我们看出来了,他们是想要恢复谈判,那我们

当然要去嘛。去了以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好。我们的联络官对打牛车一事提出抗议,人证物证都摆出来,他们的态度空前的好,说这完全是误会,我们错了,对不起。当场口头上就道歉了,并建议双方代表团会谈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2天后又恢复了。

恢复谈判之后,我们要掌握主动权,即彭总讲的要掌握和平旗帜,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代表团一上来就提出就地停战,原来我们提在“三八线”停战,当时我们有的部队超过了“三八线”(西线),他们的部队东线超过了,成S形,弯的。我们建议调整一下以“三八线”为界,他们不干,硬要12000平方公里。那么这次我们提出来就地停战,现在谁占领的地方就是谁的,部队在哪就在哪停下来,在这中间划条中间线,各后退2000米,成为非军事区。这个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他们仍然反对,说将来还有变化呀等等。他们的意思是:你占这个地方,将来我还让你再退。我们说,那么好吧,到停战协定签字的时候再校对一次。因为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到时候,究竟哪一方会有有利的变化,还得看将来的事实,我们就是用这个理由来驳斥他们的。这样,逼和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方案,达成了分界线协议。

分界线问题达成协议以后,就转入下一个问题——停战保障和战俘问题。首先提停战保障,然后才谈战俘问题。但是美国很狡猾,总想在谈判上占点便宜。他说咱们别一个一个来,两个问题可同时进行,这样可以把停战谈判加速一点。看来好象有点道理,实际上他是想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不行我就谈那个,最后要达成协议他总要占点便宜就是了。他们同时提出,最好是采取小组会的办法,分两个小组谈,一个谈停战保障,一个谈战俘问题。分界线问题于1951年11月26日达成协议,11月27日开始谈停战保障问题,一直到1952年各月28日才达成协议。最初他们拿出来的方案还是想要高价,提出由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来监察,限制朝鲜修机场,如果有破坏协议的,还要派出检查小组到现场去。如果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的话,那我们就等于承认我们是战败国,让他们到我们的区域里随便横行。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提出公平合理的主张:你们可以提名两个国家,我们也可以提名两个国家,但一定要是中立国,逼得他们没有办法。最后监察的国家是我们提的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他们提的印度、丹麦。到1952年4月28日就停战保障问题成协议。

关于战俘问题谈的时间最长,从1951年12月11日开始,一直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前后经过将近20个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持得最厉害,因为在前面两个问题上他们想占便宜没占到,所以一定要在战俘问题上抓一把,这一把要是抓不到的话,那他们整个都失败了。所以他们也是



自1951年7月起，美国虽然被迫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但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了边谈边打的局面。图为志愿军炮兵部队向敌方猛烈轰击。

拚了命的，非争不可。而我们也是非争不可。争执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全部遣返，他们主张“自愿”遣返。从字面上看他们也遣返哪，而且还要尊重战俘的“自愿”，这很民主了吧。实质上不是这么回事。战俘在他们手里，怎么去表达“自愿”呢！实质上是强迫扣留。所以这个争论就是全部遣返和强迫扣留的争论。这个时间最长，斗争也最曲折。开始我们驳斥他们的强迫扣留，而他们强调是“自愿”遣返，每次辩论发言的时间都很长，真是热战啊！以后慢慢的在会场上—见面三言两语就完了。每次见面都是他们提“你们有什么新的问题吗？”“你们有什么新的建议提出吗？”我们答复没有。没有，那好，建议休会。最初休会还是有期限的，3天、5天，以后越来越长，这叫“冷战”啊！到这时，就是小休、中休，一直到无限期休会。这个无限期休会是他们提出来的。我们逼得他们讲，他们不讲，那好吧，你作3天就3天，5天就5天，反正在实质问题上我们一点也不让步。就这样，谈判中断了6个月。

战场上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他们用了很多方法，搞细菌战，搞绞杀战，破坏我们的交通运输，以后又狂轰乱炸，炸朝鲜的水库。后来又搞了个金化战役，咱们叫上甘岭战役。他们攻上甘岭，用的炮弹、炸弹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战役的那个密度，咱们依靠坑道跟他们反复争夺，结果激战40多天，一个阵地也没被夺去。以后他又想搞第二个仁川登陆，咱们就搞抗登陆战役，准备抗击敌人登陆。这么一来，整个朝鲜正面战场有坑道

工事,东西海岸有坚固的抗登陆防御工事。部队采取轮番作战,力量一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美国看来还不行,还是占不着便宜,他们又受到很大压力。这时候英国因为没参加谈判代表团发牢骚,说朝鲜战争中我们对联合国是有贡献的,英国是出了兵的,3个旅嘛,出的股份仅次于美国,结果谈判时他们没有代表,都是美国人,加上1名南朝鲜伪军代表(他们是4名美国人,1名伪军,我们是志愿军2名,人民军3名)。英国因为其本国的压力,出了这么多股份,又没有他们的代表,战争又停不下来,英国的消耗他们也受不起。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小组到朝鲜战场上了解情况,同时在报纸上公开要求参加谈判,给美国施加压力。由此看出,“联合国军”内部就有矛盾,对美国的压力是很大的。

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便宜,他不得不又回过头来谈判。于是,谈判在中断了6个月之后又恢复。由此我们总结出一条经验:跟他们斗争必须针锋相对。他们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他们更强硬,他们要到战场上辩论,我们就在战场上做好充分准备。这回恢复谈判又是美国先提出。他们说:现在看来停战谈判什么时候取得结果还很难预料,但是双方越延长,战俘的痛苦越不能解除。他们建议双方首先将重伤的战俘遣返。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拒绝的,但要说明,不是我们首先接受你们这个建议,实际上我们的和平旗帜比你们举的还高,这是我们始终掌握的一条。我们

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图为在上甘岭战役中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日夜煮饭、抬担架的朝鲜大娘金万奎前来送别归国的志愿军。



再次阐明了关于战俘问题从停战谈判一开始我们是怎么主张的，我们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你们是不考虑这些的，所以使停战谈判受到阻碍。我们建议关于这方面的具体问题由双方派出联络官在板门店商谈。1953年3月31日在金日成、周恩来的共同声明下又恢复了谈判。

恢复谈判以后，美国还是不能一下子放弃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还是主张“自愿”遣返（实际上就是想强迫扣留），而我们继续主张全部遣返。在谈判的同时，我们在战场上进行了夏季攻势，时间从1953年5月13回到7月27日，中间进行了3次。这个仗越打越大，我们选择的目标是看对方对谈判的态度，开始美国不是蛮横无理、操纵谈判吗？我们就首先选择打击美军，以后美国态度比较好了，我们就选择打击美国部队，英国和美国矛盾大，打击英国，可扩大他们的矛盾，一直打到美国、英国、法国的态度都比较好，要接受我们的谈判了，这时南朝鲜头目李承晚跳了出来，他主张要单独北伐，你们不干，我干，一定要坚持“自愿”遣返。本来预定6月初要签字的，李承晚跳出来之后，彭总就根据当时情况给毛泽东提建议：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不能让步的，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感到这个战争不能拖下去了，现在就是伪军在蛮干。美国是不是完全不支持李承晚？也不是。你闹一下也好，你要碰了钉子还得接受我的主张，你要占了便宜我也好，还是我的胜利，所以他也有点放纵。于是彭总建议还要彻底打过这一仗，要把李承晚打痛了，这样停战签字后就可能保持比较稳定，否则你勉强接受了，他还会挑衅，后患无穷。这个建议是完全对的，事实证明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的目标又是打李承晚的军队。他的军队恰好在东线排了一溜子，以后不是有个“奇袭白虎团”吗？就是在这个地方。金城战役打出了我们的威风，把敌人坚固阵地也拿下来了。所以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是即能守又能攻，守，就寸土不丢；攻，就能攻下来。我们既学会了阵地防御战，又学会了阵地攻坚战。一下我们又收回240平方公里。原来在分



朝鲜老大爷送别志愿军兵团司令员杨勇（前排左2）和政委王平（前排左3）。

界线问题上美国不是反对就地停战吗,他说就地停战他们吃亏了,将来战线会变化的,我们说变化就根据变化的形势改嘛,这话我们又说应了,结果是他们退了 240 平方公里。这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上将克拉克不得不紧急出来说:好,我们同意你们的主张。1953 年 7 月 27 日停战协定签字了。克拉克在签字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签字的将军”,无可奈何地承认了美国的失败。

(解 方)

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后的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起，经过历时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的胜利，迫使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和朝中方面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美国并不甘心失败，想方设法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阻挠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了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促成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停战后的5年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同美军和南朝鲜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停战协定的实施和保持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志愿军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进一步增进了与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

维护遣返战俘协议的实施

停战后一个迫切问题，是双方全部遣返战俘。停战协定签字的第二天，即成立了战俘遣返委员会。朝中方面委员为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对方委员为费莱德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华兹上校。该委员会在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督导下负责战俘遣返工作。同日下午，该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从8月5日开始，进行直接遣返战俘的移交工作。停战协定规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双方应将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交给他们被俘前所属的一方，不得加以任何阻碍；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则应从拘留一方的军事控制和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以求得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依此规定，朝中方面到9月19日止，将收容的“联合国军”方面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12773名（内有南朝鲜俘虏7860名、外俘4913名）全部直接遣返完毕。美方到9月24日止，遣返朝中方面被俘人员75801名（朝鲜人民军70161名，志愿军5604名）。在遣返过程中，美方百般阻挠我方被俘人员的归来。他们至少还扣留了坚持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300余人。

不直接遣返战俘，是战俘问题中斗争最尖锐的部分，美方蓄意要强迫扣留朝中这部分战俘。依据停战协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于1953年9月9日成立，印度的迈雅中将为主席，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各出1人为委员。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后双方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双方派代表对本方的战俘进行解释90天，凡愿回乡者立即遣返；90天期满后，有关尚未要求遣返的战俘问题，交由双方政治会议在30天内予以处理；30天后如尚留存战俘，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之成为平民，然后根据个人申请分别

2. 19万名朝中被俘人员被强迫送交南朝鲜当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日内瓦会议开了51天，最后没达成任何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军事分界线上时有流血事件。最后一批志愿军1958年10月28日回到国内。

朝鲜人民热烈欢迎送中国
人民志愿军回国



处理。朝中方面照此规定于 9 月 24 日，将收容的拒绝遣返的美方战俘 359 名，送至板门店松谷里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将所谓不直接遣返的朝中方面被俘人员 2260 名，送至板门店东场里移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美方交出的人数，与朝中方面根据各种有关材料掌握的实际数字相比，还差很多，朝中代表要求美方交代这些人员的下落，而美方一再拖延，经再三催促，美方始于 1954 年 5 月 13 日作了不负责任的交代。朝中方面表示不能接受，并要求美方对此作出诚实的交代。

美方还破坏我方的解释工作，强迫扣留了朝中被俘人员 2.19 万余名。根据停战协议的规定，对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不直接遣返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本应从 1953 年 9 月 25 日开始，由于美方拖延修建解释设备，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推迟到 10 月 15 日才开始。解释工作开始后，美方又指使混杂在朝中被俘人员中的特务分子进行破坏和捣乱，用暴力阻挠战俘出营场听取解释，甚至还冒充“战俘代表”，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和印度看管部队进行威胁，阻挠他们行使其合法职权。这样，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从一开始就无法正常进行，实际只进行了 10 天，每天不足 8 小时，有机会听到解释的朝中被俘人员还不到总数的 1/7。尽管如此，中朝方面被俘人员们有 629 名（志愿军 441 人、人民军 188 人）冒着生命危险要求遣返而回到了我方。据此，朝中方面曾提出补足 90 天解释时间的合理要求，竟遭到美方的无理拒绝。美方即于 1954 年 1 月 20 日和 21 日，强迫中立国遣返委员将我方被俘人员 2.19 万余名交给美方，并非法宣布